Globethics Repository



身体伦理的变迁 [Changes of Body Ethics]

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.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://www.globethics.net.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://repository.globethics.net/pages/policy.

Item Type	Article
Authors	谢, 有顺
Publisher	吉林省作家协会
Rights	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/copyright holder
Download date	2026-11-19 20:38:45
Link to Item	http://hdl.handle.net/20.500.12424/182854

谢有顺：身体伦理的变迁

谢有顺

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身体，但并非每个人都真正认识身体的价值、意义和局限。我们大多数时间所受的教育，都是反身体的，并在身/心二分法的诱导下，把心和高尚相联，把身体留在黑暗之中。尤其是在政治化的时代，权力和社会只承认心所代表的思想和理性，而将身体等同于罪恶和污秽。为此，整个社会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身体管理学--从穿衣服到化妆，从吃喝玩乐到两性接触，无一不是把身体自身的需求简化至最低。在公共场合，每个人都要将自己扮演成一个没有身体的人，而只留下火热的思想，昂扬的斗志。身体成了非道德的区域，它随时要为自己的不安于现状而站到道德的审判席上。

这种漠视个体身体存在的所谓道德，其实是一种便于管理的社会意识形态，它的特征是抽空所有具有个性的身体细节，使每一个人都活在抽象的思想和精神里--而一旦你无法达到这个思想和精神的境界，首先要怪罪的肯定是你的身体，因此，在那个革命年代，惩罚思想落后者的方式，几乎无一例外是劳动改造（让身体受苦）、监禁（限制身体的自由）和处决（让身体彻底消失）。这时，身体已经不是身体本身，它成了政治的符号。一个时代的苦难正源于此：政治化的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与之相配的政治化的身体。

身体的政治化，实际上也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化，它扼杀的是个体的自由，私人的空间，真实的人性。因此，任何一个时代，它在争取思想和身体的自由的时候，肯定都包含着尊重日常生活的吁求。日常生活是一个社会的肉身，没有它，人的身体也就没有展开的空间。只有日常生活得到有效的恢复，身体才能找到自身的完整性：伦理性和生理性的完美结合。所以，法国哲学家梅洛·庞蒂说，身体"本质上是一个表达空间"，因此，"身体的空间性……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形成的条件。"并断言"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"。而美国社会学家约翰·奥尼尔则在《身体形态》一书中更详尽地指出：身体是我们赖以栖居的大社会和小社会所共有的美好工具。身体同样是我们在社交中表达亲昵和热情的工具。例如，有时我们是通过对身体的特别使用而表示友善的目的，如刻意着装，或对脖子、手臂、手腕、眼睛、脸颊、嘴唇等作装饰打扮，或相互微笑、亲吻、握手等。所以，每当我们的身体稍有不适，我们一般都婉言谢绝社交聚会之类的活动。如果说身体是各种社交场所中表达社交礼仪的工具，那么有时通过某种具体的方式，在某种具体的情形里身体同样可以用来表示对社会的拒绝。例如儿童往往通过哭闹、踢打、拒绝吃睡、弄乱弄脏来表达他们对父母某种要求的不满。囚犯、精神病人（更不用说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了）也会有同样的举动。在此，身体是表示拒绝或抗议的工具，正如同从权威的角度来看，顺从是维持秩序的工具一样。所以最高的社会惩罚就是人身限制或肉体监禁，用疼痛折磨、饥饿、甚至死刑来达到惩处的目的。革命者、造反者、持异端邪说者、失足者、罪犯、甚至病人都有可能遭到肉体上的惩处，因为他们必须为挑战社会的正统体制和既定原则付出身体的代价。

其实，身体哲学一直是人类哲学中的重要范畴。只要你把人置身于正常的研究视野里，你就回避不了身体在人的存在中的独特地位。但人类历史上对身体所实行的长期的压抑和定罪，导致二十世纪的人类走向了身体解放和身体放纵的另一个极端。一百年前，尼采曾在《权力意志》一书中声称："要以身体为准绳。……因为身体乃是比

陈旧的"灵魂"更令人惊异的思想。"二十世纪的人类生活可谓最大限度地回应了尼采的呼吁。性解放，吸毒，捆绑，束缚，施虐，受虐，身体穿刺，等等，都是"以身体为准绳"的极端行为。和过去那个沉重的身体、道德的身体不一样的是，自由的人类社会拥有的是欢乐的身体、欲望的身体。

这种身体伦理的变迁，也在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大规模地推进。随着生活的改变，个人空间的建立，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，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可以自由支配的身体。大家好像在一夜之间就明白了，身体也是一个人是否为自己活着的重要依据。以前那种绕开身体、直达理想的乌托邦生活并非天经地义，从身体出发的个体生存方式也未必就是反动和自私。人不仅有思想上的自我，也有身体上的自我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自由与否，不单要看他是否能不受限制地思想，还要看他是否能照着自己的喜好随意地穿衣、打扮和恋爱。--这个要求，在上个世纪下半叶那漫长的革命年代里是不可思议的。因此，在社会的转型期，身体往往充当着社会进步的载体和先锋，哪怕它那令人担忧的欲望化的过程，在最初的时候都具有颠覆的意义，其目的是为了祛除身体上的政治化色彩，还身体一个本真。

有意思的是，政治刚刚解除对身体的监视和管理，消费文化便开始了和身体的合谋。消费文化试图要告诉每一个人，你身体上的重担已经消失，它惟一的真实是欲望、享乐和消费。而为了让身体获得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，你在消费的时候就要通过广告来重塑自己的身体。我们经常可以在那些时尚杂志和产品广告中，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身体样式，如那些模特所示，男的要强壮，女的要苗条，相反，肥胖则是难堪和丑陋的象征。

如同政治社会有一整套反身体的身体管理学，消费社会也慢慢形成了一整套异化身体的身体控制学。那些流行的消费元素，其实正是加在身体上的新的专制，因为身体的美和快乐的标准，掌握在那些消费工业的制造者手中，他们隐蔽地规定了身体的价值模型，而消费者却并不自知。比如，我们都会认同广告模特的身段是标准身段，并对它趋之若鹜，可我们却从未想过他们后面所蕴含的消费引诱。正如布希亚所言，严格来说，消费广告里的模特的身体根本就不是身体，而是一种符号，一种形状，或一种身段；他们的身体被彻底空洞化、功能化和抽象化，和一件没有性别、纯粹为他人目光而设的商品没有区别。换言之，模特的身体都是反身体、反性别和反欲望的。

布希亚的话告诉我们，一种新的控制力量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成长起来，那就是消费工业和消费文化。它使身体公共化，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公共场合的表演者，于是，他身体上的任何装饰，都不再以自己的身体舒服和快乐为目的，而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，并更好地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。这种过度的身体关怀，是身体消费工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。尽管它是另外一种践踏身体的方式，但在当下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，很少有人会对它产生警惕。骆颖佳先生在《后现代拜物教》一书中说：在现代社会，国家或政权绝对不是惟一会作出权力操控的单位，偌大的消费工业也无时无刻不在操控我们，只是它们的操控不是一种"硬操控"，即透过法律、惩罚、甚至暴力操控我们的生活自由，而是透过一系列身体消费限制我们自由的"软操控"。这种身体消费透过时装工业对我们的衣着作出要求，规范我们的身形，甚至是人对自我的了解；透过美容工业控制我们（尤其是女人们）的面容；或透过健体工业告诉我们肥乃万恶之首，鼓励我们多花钱在健体或节食等调控身体的事情上。身体消费工业又透过广告警告我们，若保持不好自己的身形，导致发胖或衣着落伍，便会遭到嘲笑或排斥（前一段香港一家健身中心的广告，便因取笑肥人会被外星人掳去，而遭一群肥人投诉）。所以，布希亚又指出，关注身体已成为消费社会里新的伦理，但这些跟生物学上要求的身体健康无关，而是美学上的考虑：无论男女，美就等于身形的健美，因而肥胖就是丑。我们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，而是处处受到消费工业的操控。

骆颖佳对身体消费的批判，并不是否定身体的价值，而是认为，对身体的关注还应包括自身对情感的探索，对喜怒哀乐的感应，从中认识并接纳自己。这当然是一个有益的劝告。但是，随着消费文化的进一步扩展，愿意被消费工业控制的身体只会越来越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肉体还没有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，自恋（消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）仍旧将是大多数人获得身体快乐的主要方式。

这跟我们整个社会对欲望的张扬是密切相关的。不仅消费广告，媒体诉求，就连文学艺术，都热衷于将身体改写成一种肉体的欲望叙事。美国的罗伯特·惠特曼在评价其剧作时就说："我希望我的作品成为有关肉体经验的故事。"中国年轻一代作家则更是乐于书写欲望故事。因此，消费欲望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身体伦理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语伦理。这种伦理的核心内容是欢乐。萨利·贝恩斯在《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--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》一书中说："当身体变得欢乐时，由文雅举止的条规建构而成的身体会里外翻转--通过强调食物、消化、排泄和生殖上下翻转，通过强调低级层次（性和排泄）超越高级层次（头脑及其所暗示的一切）。而且，十分重要的是，这欢乐、奇异的身体向个人自足的现代后文艺复兴世界中的"新身体教规"挑战，新教规的身体是封闭、隐蔽、心理化及单个的身体。而这个欢乐、奇异的身体则是一个集体的和历史的整体。"

萨利·贝恩斯显然忽视了身体在欢乐化的过程中所蕴含的危险因素，那就是身体沉溺在自我欲望中时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。--这其实是对身体尊严的严重伤害。从某个意义上说，身体被政治所奴役和被商品所奴役，其结果是一样的，它都是使人从人本身的价值构想中坠落，最终走向它的反面。以前那个政治化的社会，在身体问题上，坚持的是道德身体优先的原则，抵制一切个人对身体的关怀，它把身体变成了一个政治符号；现在这个消费社会，在身体的问题上，则坚持欲望身体优先的原则，放纵一些肉体的经验和要求，最终是把身体变成了一个商业符号。维特根斯坦在《哲学研究》中说，"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。"这话一点没错，无论是政治奴役身体的时代，还是商品奴役身体的时代，它说出的都是人类灵魂的某种贫乏和无力。

重新建构身体维度的渴求，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了。应该把身体当作一个整体来规划。它可以是开放的，但应该拒绝被外在事物所操控；它是自由的，但它这自由不能被滥用；它是情欲的，但它也超越情欲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独立的，但它也生活在一个广阔的身体世界里：自己有身体，别人也有身体；推而广之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政治是一个身体，社会也是一个身体。政治身体被滥用，会导致强权和压迫；社会身体被滥用，会导致灾难和动乱。如果个人的身体被滥用，势必也将失去身体的价值和光辉。只有将这个身体的独立性同构在别人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里，身体才有可能获得精神性的平衡。换句话说，生理性的身体必须和语言性的身体、交往性的身体统一在一起，身体的伦理才会是健全的。遗憾的是，这个维度还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关注。

来源：“学说连线”http://www.xslx.com

/